

在早年我懂得佛法的好處，我向章嘉大師提出，說出家修行弘法也是一條很好的道路，章嘉大師就給我肯定。他說在這個世間各種行業裡面，真正發心弘法的確是最殊勝的一個事業，自利利他而沒有副作用。然後他又告訴我，他說：這個事情你可不能去找寺廟法師、找師父去剃度。我說：為什麼？他說：如果你要去找這個寺廟，寺廟不接納你，你找這個老和尚，這個老和尚不給你剃度，那你不就生煩惱了？我一想，沒錯。我說：那怎麼辦？他教我一個方法，求佛菩薩。這是這一位老人始終一貫的一個理念，他主張學佛的人一切都要求佛菩薩，一切都讓佛菩薩來安排，那自己就沒有煩惱了。我聽了之後，想想是很有道理。他說：我們對於佛菩薩一定要有信心，如果沒有信心，那就不叫學佛了。學佛就是信佛，你對佛不相信還學什麼佛？我聽了之後，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。所以只要發真誠心就會有感應。

所以我出家，因為聽章嘉大師的教訓，我也沒有跑道場，也沒有接觸一些法師，過了大概差不多兩、三年的樣子，就是章嘉大師圓寂後一年半的樣子。我親近章嘉大師三年，他老人家圓寂了。所以說這個話，距離我出家因緣成熟大概是兩年半的樣子，就有寺廟法師來找我出家，我在原則上同意了，我說現在我還在台中求學。過了幾天，他又派人來看我，好像在兩個多月當中，他派人來看我勸我出家來了九次，我看這位法師很誠懇，我就答應他了。章嘉大師講的話沒錯，真有人來找我出家。

他來找我出家，我就可以跟他談條件，我要找他出家的話，沒有條件可談，無條件，所以這位師父來找我出家，我跟他談條件。

第一個條件，我不作經懺佛事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不幹。我也不參與法會，但是早晚殿我會上，我不搞這些經懺佛事法會，我研究教理。那個時候我一身都布施得乾乾淨淨，這也是章嘉大師教的，身上真的一文錢都沒有，但是我的學業沒有完成，每個月我希望能夠到台中住一個星期，往返的旅費常住要供給，我沒錢。談了幾個條件，他統統都答應了。所以我出家因緣是這麼一個方式的。

受戒也是的。那個時候受戒在台灣還要交錢的，還要交伙食費，還有零用雜費，可能裡面還有供養法師的，當時台灣的錢要交五百塊錢。在那個時候五百塊錢是相當大的一個數字，我們哪有錢？所以我受戒是我從前的老校長，抗戰期間我在貴州念書，我的老校長周邦道先生，他聽說基隆道源老和尚傳戒，很難得，打電話問我，「你有沒有去報名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」。「你為什麼不去？」我說：「沒有錢」。他說：「這個不難，我們這裡同學很多，每個人湊一點，你去報名」，所以是周邦道老居士跟一些校友、同學，大家湊一筆錢送我去受戒。所以全都是被動的，不是主動的，真的是冥冥當中好像佛菩薩給我安排的，自己一點都不操心。不要去化緣，不要去募捐，那個事情很傷感情，問人要錢不是個好事情。

所以佛菩薩確實有感應，時節因緣到了，自然就給你安排好了，哪裡要自己操一點心思？即使建道場都不例外。我在台北兩個道場，一個佛陀教育基金會，一個華藏圖書館，都是自然成就的。沒有想建道場，有人來提出，大家同心協力，道場成就了。我們沒有意思想建一個道場，也無意跟人家化緣。美國達拉斯這個道場，這是我們現在所有道場規模最大的，都是佛菩薩建的。澳洲這個道場是那邊一些同修，原先跟我們都不認識，都沒有往來，南部的，不認識。他們在那邊建立一個小道場，以後聽我講經的這些錄音帶聽了很歡喜，找我，找到韓館長，一定要把這個道場給我們，我們去

看了，看了也很歡喜，這接受下來，全是自然的，沒有絲毫勉強，這一生都得力於章嘉大師的教誨，真善知識。如果要起心動念，我想怎麼做、怎麼做，你就有心了，昨天晚上你看那個經文上講的，有心是凡夫，無心是佛菩薩，起心動念不行，總是落在意識裡面。

佛菩薩有無量的智慧，無量的德能，無量的神通，為什麼給我們這一點點小道場，為什麼不給我們一個大道場？常人也許會有這些疑問，有這些疑問的人，佛菩薩根本連小道場都不給他，為什麼？他還沒有條件，還沒有能力接受道場，道理在哪裡？很簡單，也很明顯，道場大了，往往一個人的煩惱就生起來了。從本身來講，貢高我慢，盛氣凌人，這煩惱現行了。第二個，道場大了，開銷大，維護的費用可觀，這個時候你不得不求人，你沒有真正得力的護法，你要求助於信徒，看許多人的臉色過日子，你還能修行嗎？你的心還會清淨嗎？所以道場大小是這一個地區、這個時代眾生的福報。佛菩薩給我們這個道場，我們在這個地方修行，真叫恰到好處，這才能真正體會到佛菩薩的真實智慧，無盡的慈悲，關懷照顧，無微不至。

有一絲毫的勉強，我們頭腦要冷靜，不能接受。台北圖書館真的算是我們的大根大本，韓鐸居士一手經營的。以後我們有了佛陀教育基金會，基金會這個道場是簡豐文居士一個人捐助的，他是個建築師。建這棟大樓，還沒有建的時候，正在畫圖，這個地找到了，地主跟他兩個合作，建好之後，房子對分，一個人一半，他願意捐一層給我作講堂。我跟這個人不認識，而他來找我，跟我講從前跟我見過一次面，五年前，我都忘掉了，他說我還送兩本書給他。是黃老居士，那位老居士跟我很好，帶他一道來的。這個時候黃老居士已經往生了，他來看我，要把這一層樓捐給我，他那個也是八層，面積跟這個大樓差不多。他是好意，所以來說這些話，他是姑

妄言之，我也姑妄聽之，我們不會把這個當作一樁事，台北市的樓房很貴，尤其他那個地段的價值很高。

以後又來過一次，還寫了一個好像贈送的文件給我，他說看我這個態度好像對他沒有信心，寫了一個贈送的文件，其實這個贈送文件我們一看，在法律上不生效果，總算表示他的誠意了，所以我們也就很歡喜，談談之後，他就回去了。這個期間當中我到美國去了一趟，大概總有一年的樣子，回來之後，他在飛機場，他的房子建好了。我從美國回來了，他到機場去迎接我，在機場把所有權狀送給我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，這是具有法律效果了。把所有權狀送給我，我就去看看他的房子，不錯。

看了之後，我就說：簡居士，你是存心來害我是不是？他說：我不敢害法師。我說：你不害我，這個大樓每個月要不要開銷？他說：那當然要開銷。我說：一個月開銷大概要多少錢？他說：至少要六萬塊錢。我說：你不是害我？我到哪裡去找六萬塊錢？六萬塊錢是很大的一個數字，我到哪裡去找？我就把所有權狀退還給他，我不接受這個。他說：那怎麼辦？我說：你每個月拿六萬塊錢來我就要。如果你這個大樓給我，要叫我向信徒化一塊錢的緣，我決定不幹。他也很慷慨，就答應了。那行，我就接受了。每個月送六萬塊錢來，一直送了三年，送了三年的時候，道場逐漸成就，大家曉得了，自動捐錢的人就很多了，開銷夠了，我就跟簡豐文說，你可以不要再拿錢了。所以說是叫我們看人家的臉色過日子，問人家討一塊錢，這個事情不能幹，決定幹不得。

所以台北這個道場，以後我就請簡豐文作總幹事，現在換人了，我們華藏佛教圖書館館長是韓鏌居士，這兩個道場，我教導他們，我們的收入是自動的，就是裡面放了一個小箱子，信徒到裡面自動捐獻，沒有一絲毫強迫。我們的收入多，我們多做一點事情。我

們的錢除了常住必要的生活開銷之外，大概都是印經，印送佛像，做錄音帶、錄影帶，贈送全世界各個地區，我們做這個事情。錢多，多做；錢少，少做；沒錢，不做，我們守這個原則，而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做多少、做多少，你那樣做法，你自己就會累死了，你一定就去攀緣了，攀緣很苦，攀緣不如法。我們一生這幾個道場統統遵守這個原則，現在澳洲、美國的道場都是一貫的作風，所以我們的生活非常自在，這出家在我們道場是絲毫壓力都沒有，確實可以安心辦道。假如實在有困難了，沒有人來供養了，那怎麼辦？我們還是不求人，老實念佛求往生，不是好事情嗎？沒有人來供養就表示佛法在這個世間的法緣已經盡了，沒有人再來奉事三寶了，那我們還不走，還留在這兒幹什麼？所以清淨心的維持一定要明理。

世尊當年在世給我們示範的，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法」，佛菩薩教化眾生，絕不給眾生加一絲毫的壓力，所以佛法值得大眾的尊敬在此地。由此可知，我們有沒有必要搞什麼法會、搞什麼籌款這些行動？說實在話沒有必要。法會一定是利益眾生的法會，眾生的供養絕不計較，不是為供養而做的，是為利益眾生而做的，這就對了。如果說為了要考慮到收入而做這個法會，那我們的用意完全錯了，就違背了法性，昨天晚上講的佛性。違背佛性不是佛菩薩，那是凡情，凡夫的事業，不是佛菩薩的事業。佛菩薩的事業是順性，性是清淨的，性是無染的，性是光明的，性是自在的。一切要順自性，決定不能違反自性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
我親近章嘉大師雖然只有三年，大師對我的教誨，字字句句都是從真性裡面流露出來的，真善知識。由於他的身分地位太高，一般人誤會以為這樣大的善知識不容易親近，不敢去親近他，所以他也講這很可惜，一些人不敢親近他。其實章嘉大師平易近人，無論

什麼人跟他接近都感覺到非常親切，沒有架子。他的地位跟達賴地位相等的，這邊疆上四大活佛，達賴、班禪、章嘉、哲布尊丹巴，這四個人。他們四個教區，達賴是前藏，班禪是後藏，哲布尊丹巴是外蒙，章嘉是內蒙，章嘉的道場好像是在五臺山，大陸上道場我沒去過，這是過去邊疆上四大活佛。所以能夠親近一位善知識，實在講這是緣分，一般人不太容易接觸到，我們有緣接觸到了。在台灣這個環境，在那個時代對密宗認識的人不多，很少人弘揚密宗。我們有緣親近，有充分的時間，所以大師對我們的關懷就格外親切，他的教訓影響我一生，確實在佛法裡面得自在。

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仰賴於佛菩薩，不要求人，真正的護法也是佛菩薩派遣來的，甚至於只是我們自己不曉得，但是在理論上必定是如此，有佛菩薩應化而來的。我們看歷代祖師大德，他們得力的護法都是佛菩薩化身來示現的，不是偶然的，不是自己去找的，你去找，你到哪裡找到？所以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了解這個事實真相，只要一心一意老老實實依教奉行。我們有弘法利生的弘願，但是不必要去想怎麼做法，時節因緣成熟了，眾生福報現前了，自然有佛菩薩護持，自然有這些有力量護持的人，他們去做，你說這個多自在。

我們出家人，出家的身分是教學，不參與這些工作，我們只指出方向，用現在的術語來說，做顧問。你有什麼問題，我幫你解決，我絕不參與你裡面的工作，這樣做法才如法，如理如法決定有很好的成就，這些成就決定是利益眾生、利益社會的，絕不求自己的利益，對自己才有真實的利益。永遠保持清淨心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生智慧。